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

紅色中華

期八九一第

日五月六年四三九一

本大 定價 一期 三 零售 一 份 價 一 角

中央委員會
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

緊急動員二十四萬糧食供給紅軍

致各級黨部及蘇維埃的信

在我們黨中央與人民委員會的號召與領導之下，紅五月擴大紅軍已達二萬七千，在六七月我們更要進一步的爲着完全實現并超過五萬新戰士而奮鬥。紅軍的猛烈擴大與革命戰爭的急劇開展，要求我們以更大的糧食，來供給我們的英勇作戰的紅軍。

可是我們現在所有糧食的數量與我們所需要的數量相比，我們的糧食還是不夠得很，我們還差二十四萬擔谷子！

爲着保證紅軍的給養，爲着保證前線的戰鬥，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動員二十四萬擔谷子來供給紅軍。

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堅信我們在有力地動員糧食的條件之下，我們一定能夠完成二十四萬擔谷子（各縣數量的詳細分配列後）：這二十四萬擔谷子是最低限度的數量，是我們完全能夠達到而且必須達到的數量。爲着完成這一戰鬥的任務，各級黨部及蘇維埃必須：

第一，真正開展糧食的節省三升米的運動，使節省中達到七萬五千擔谷子。我們應該嚴厲的指出，直到現在，節省三升米的運動，除

員中沒收地主，徵發富農糧食六萬五千擔。但在這上面，必須明白地指出我們對於地主和富農策略不同，我們的路線，是消滅地主階級，堅決反對富農，所以對於地主的糧食，必須全部沒收，但對於富農則在徵發中必須留給他們以少數必須的糧食，人民委員會中第三號訓令上所指示的徵發每個富農五斗谷子的規定必須活潑的運用。富農糧食雖有多量餘存的儘可以每人徵發五斗，但對有些糧食不多的，則就其可能數量徵發，而不能毫無條件的機械的必須徵發五斗。我們是堅決反對富農，而不是消滅富農，就是在戰區，我們更加嚴厲的對待富農時，也不能拋棄我們的基本路線。但絕對不是爲包庇富農作辯護，而恰恰是爲着正確的反對富農，鞏固的聯合中農。對於一切包庇富農的行爲必須予以嚴厲的打擊。同時在現在階段上，我們也決不能允許消滅富農的錯誤傾向的存在。祇有鞏固聯合中農，發動廣大農民的階級鬥爭，積極的打擊地主富農及投機商人的反革命的陰謀破壞（如囤積或偷運糧食造謠搗亂等等），我們才能獲得沒收徵發糧食的完滿的成功。我們應該運用現有的糧食機關（糧食機關薄弱的地方，也可利用財政部的沒收徵發委員會）來進行沒收徵發糧食的工作。

第三，必須努力發動蘇維埃十萬擔谷子給紅軍。國紅軍的大量需要，而我們動員者及沒收徵發不夠供給紅軍的需要時，我們必需發動蘇維埃十萬擔谷子給紅軍。去年我們工農革命熱烈的佔了十六萬擔谷子給蘇維埃解決了前方紅軍的糧食問題，我們相信工農革命在今年也一定能夠完成佔十萬擔谷子給紅軍的任務。這個谷子除蘇維埃的（借公票）以外，還可以由紅軍（紅軍借公票）直接借谷，借後由蘇維埃向當地蘇維埃的糧食部登記，所借之谷，或是由借谷的羣衆自己從後方運取公谷來歸還，或是由下年收土產稅時歸還，這些都由當地糧食機關按所有糧食數量具體規定。

沒收征發與節糧運動必須同時進行，亦須於七月十日以前完成（每五天應向中央至少作一次報告）。借谷運動必須在需要的地帶實行。

第四，在動員糧食中必須有具體的領導，在各地應按照實際情形，決定收集糧食的主要方式。比如在北線，除努力沒收徵發外，應注意借谷運動。在北線，如像在彭湃縣，則應特別注重於沒收征發。在北線以及中心縣區，則應注重於節省。但這三種重要方式的決定，并不放棄其他方式的同時採用。各省以及各戰地委員會的實際力量，應該首先達到戰區與邊區，備紅軍的給養完全取之於當地，從後方將食糧運往前方，只能是例外。一切官僚主義與平均主義，必須徹底反對。

第五，各級黨部與蘇維埃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宣傳鼓動方式，經過支部會議城鄉代表會議與各種羣衆團體的會議，把動員糧食的戰鬥意義，明白地解釋給羣衆聽，把糧食問題與擴大紅軍及革命戰爭的中心任務最密切的聯繫起來。一切阻撓命令的方式都是有害的。在組織上我們不另派動員糧食的突擊隊，而是經過現有的擴紅突擊隊，來密切地進行收集糧食的動員。擴紅突擊隊必須絕對負責地執行動員糧食的任務，同時自然不能絲毫放鬆主要的擴紅突擊的工作。在這糧食動員中必須用一切方法加強各級糧食部的領導。同時爲着前線戰爭的需要，在北線以及各戰地委員會下特別成立專門動員糧食的機關（或即利用沒收征發委員會的機關）全權處理當地糧食的收集，分配與運輸。

同志們，前方英勇作戰的紅軍，是等着你們的糧食來吃。爲着戰爭的勝利，我們無論如何要得到二十四萬擔谷子。你們在擴紅突擊中已表現了你們的英勇精神，中央相信你們在爲着供給紅軍的糧食動員上，也一定能夠表現你們的光榮的奮鬥的成績。爲糧食而鬥爭，也就爲着前線勝利而鬥爭。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

附各省縣收集糧食的統計數字如下：

國民黨加緊出賣中國

六月一日起實行平濤通車 榆關會議上訂定了賣國的十大條款 黃郛有吉將會商出賣整個中國計劃

上海六月一日特電：奉北與滿洲國通車問題，已在五月十四日榆關會議中決定。雙方加有黃郛、鮑、陶、黃、銘、延山、及南滿路代表太田等，決定六月一日實行通車。由雙方組織一國防旅行社來辦理。該團與太田會分別討論決定通車辦法大綱如下：(一)平濤直通車，一律用南滿車頭，(二)凡由平至關外一站，及由滿至關內一站，兩路局均不售票，(三)離離平濤通車國際旅行社辦理一切，(四)車行次數由技術會議決定，但採用對開方式，(五)車頭調度用交換方式，(六)客貨運價目之算清用對清及找補方法，(七)關內關外支線之客貨運一律在起點之站繳納運費，(八)車上不得懸掛任何國旗廣告及足以引起感情沖動之文字，(九)沿途警備各自行關，但必要時得請求路局同意隨時調度之，(十)國際旅行社之組織，由中日雙方商議辦理，總社設榆關，分社設北平天津瀋陽等地。

但國民黨還無恥的否認通車事不體，同時交通部的官僚們又說「通車原是合理的事，因為東北民衆處於水深火熱中，正無家室美女，被強暴奪去，為父母者，當設法拯救，通車即拯救之道，並且各國在東北均設有領館，倘不能為事實承認，何況通車」。

又電：有吉快要到滬，黃郛正在上海恭候，有吉帶了二百餘件惡案，準備在上海一一解決，不但要完全實行二十一條，並且將全部實行田中奏摺中的一切，黃田對有吉訓令(一)使中國放棄反日政策，一切建設，須實行中日合作，或以日本為主體的國際團體互相協助，不得和其他國家「合作」。(二)積極阻止第三者對中國的「幫助」。(三)積極交涉取締排日抵貨一切行動，改訂關稅，整理舊債，及重車運送各項，務於最短期內建立中日新關係。(四)如中國不確日本維持東亞和平的地位，仍有利用第三國事實，則日本取斷然排擊手段，將此重大決心，傳達中國，使其徹底了解。

義勇軍進克三城

依蘭 虎林 安圖

上海六月一日特電：上月日本帝國主義唆使朝鮮人分赴依蘭富錦等七縣強收民田房屋，房屋一所給五元，田地每畝給二元，并限即日交出。又迫令每百戶至少女五名，隨軍賞給，供日軍蹂躪。民衆憤極，舉起抵抗，擊死日鮮人共千餘。日本軍閥數次派兵圍攻，并用數十架飛機轟炸，民衆更加憤怒，圍攻了壯丁七八萬，有的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兒女表示抗決心，這種悲壯犧牲的精神，使日本帝國主義也驚佩而屈伏，決定暫不強收，而放過從事先收斂民衆武器，這一事實是最好地回答了國民黨「無力抗日」



的無恥謊言，現依蘭富錦兩縣更配合義勇軍佔領了虎林縣城，安圖縣城也為紅軍游擊隊包圍，滿洲國兵士紛紛投降，投入游擊隊，現在伊蘭勃力博川，等地均在義勇軍包圍中，軍衆採用的整地清野，及游擊戰術，使日軍無法應付大起恐慌云。

上海暨南大學學生 包圍國民黨保衛團

反對法西斯蒂白色恐怖

上海六月一日特電：莫如暨南大學學生，於二十四日因該地保衛團無故向大雅飯店尋事，并捕去店東及鄰友，學生大憤，與保衛團衝突，并奔至保衛團向陳長徐某理論，徐某竟將學生扣留，并出手毆向學生大罵，謂「一二八」即學生弄出來的，時在樓的二百餘學生大憤，奔赴團部向團正王如振質問，王表示道歉，學生要求徐某親自道歉，并限五分鐘交出，但至午夜一時，徐某仍未交出，學生感憤，王某挾回校內，出門時被徐某伏道旁的保衛團開槍射殺，共數百發，三學生受傷，十餘學生失蹤，全體學生在這法西斯蒂的屠殺之下，非常憤怒，反對法西斯蒂保衛團學校，反對白色恐怖的鬥爭正在猛烈開展中。

膠澳暴動 羣衆搶鹽

上海六月一日特電：膠澳區因鹽稅太重，羣衆無力負擔，遂發生搶鹽風潮，五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羣衆五六百人，婦女小孩亦參加與警察衝突，圍毆擊死多人，并捕去大批婦女，羣衆極為憤怒，鬥爭正在繼續開展中。

上海英美烟廠工人醞釀三廠總罷工

新廠已罷工，第三廠在積極準備

上海六月一日特電：英美烟廠新廠工人，因援助老廠工人，也於五月二十一日全體罷工，要求老廠立即開廠，各部華籍職員，也一齊離廠加入罷工。資本家將壓迫三十多名連廠工作，工人非常憤激，各女工組織了很多宣傳隊每日出外宣傳，鬥爭情緒非常高漲。黃色工會正在極力破壞這一鬥爭，趁這機會組織了黃色工會控制下的罷工委員會，并發佈告要工人全體離廠，靜候解決，嚴守「秩序」，并組織了束縛工人的



罷工紀律十項：(一)不准抗拒罷工委會命令，(二)不准不服從罷工委會，(三)不准私自回廠，(四)不准居留廠內搶掠，(五)不准損壞廠內物件，(六)不准妨害外人身體，(七)不准造謠誹謗破壞秩序，(八)不准在外私自集會，(九)不准不守秩序，(十)非工人不得入廠工作。

但工人情緒非常激昂，這些「紀律」并不能完全束縛工人的行動，最近紹介石又電告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限於五月三十日以前解決局潮，否則亦須要工人「罷工」，罷工會已批允黃色工會照辦，但工人并未理將和社會局命令，堅決鬥爭到底。黃色工會却在這一事件中暴露了他走狗的面目。

該廠三廠的工人也在繼續鬥爭，反對資本家減少工作而減少工資，(資本家改每日八時工作為六時，由六日班改為四日班，)新廠，老廠，第三廠的工人正在繼續同盟罷工，及爭取勝利的前途。

青島煙廠的碼頭工人，為了援助老廠工人鬥爭，曾罷工兩天，工人階級的鬥爭羣潮正在上海高漲着。